

中国教育口述史

ZHONGGUO JIAOYU KOU SHU SHI

丛书主编 于述胜



我的行业办学经历

——刘炳南口述史

刘炳南 / 口述 刘继青 / 整理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中国 教育 口 述 史

ZHONGGUO JIAOYU KOU SHU SHI

丛书主编 于述胜

我的行业办学经历

——刘炳南口述史

刘炳南 / 口述 刘继青 / 整理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行业办学经历：刘炳南口述史 / 刘炳南口述，刘继青整理.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689-0385-1

I. ①我…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煤炭工业—职业教育—
教育史—史料—中国 IV. ①TD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1771号

我的行业办学经历——刘炳南口述史

刘炳南 口述 刘继青 整理

策划编辑：雷少波 唐启秀

责任编辑：唐启秀 版式设计：唐启秀

责任校对：关德强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20mm×1020mm 1/16 印张：21.5 字数：308千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385-1 定价：5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真实的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读刘炳南先生的口述历史

数年前，作为“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中国高等教育口述史”在北京师范大学立项。课题组成员刘继青博士当即向我建议，将刘炳南先生列为访谈对象。刘先生长期在山东高校担任领导工作。我本人从1981年起，也在山东高校学习、从教近二十年。但在此前，我对刘先生一无所知。所以，作为项目主持人，对继青君的建议，我起初是有所顾虑的，不敢确定访谈刘先生能否获得充足的、有价值的历史素材。但继青君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如数家珍般地讲起了刘先生的故事。

从事口述历史，需要有故事也能讲故事的人。这是因为，故事性常常关联着传奇性。一个有故事的人，必定个性鲜明：或独立特行，或有奇思妙想。不能说有故事一定好，但无故事或乏故事必定意味着平庸与刻板。听了继青君的讲述，再看看刘先生撰写的130万字回忆录，我知道，刘先生就是那个有故事也会讲故事的人。

在继青君讲述的故事中，最能打动我的，是刘先生做事的非凡恒心与毅力。他有三个长期坚持的好习惯：天天万步走，日日勤读书，每天写日记。万步走，几乎彻底治愈了他的顽固性脊椎病；而读书写作，又使这位以煤炭中专为最高学历且长期从事高校行政管理的人，不仅拥有了宽阔的知识视野、较高的理论素养，也拥有了一支挥洒自如之妙笔、一副出口成章之金舌、一颗不甘沉沦之雄心。不用说，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其中一种好习惯，就足以让我佩服不已了。而刘先生同时拥有此三者，就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敬而仰之了。

1956年，刘先生开始写日记。从那时起，他几乎日日为之，至今未曾间断。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着那些日记本。一走进他的书房，它们会立即映入你的眼帘：64开的便携本，整整齐齐地摆满书架，虽历经沧桑却一尘不染。退休后，他就是以这些日记为基础，写成了130万言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首尾连贯，本末兼

俱，情理交融，充满现场感、立体感。其中，既有大江奔流、惊涛拍岸的大场面，也有细流涓涓、微风习习的小细节；既有生动的描述，也有深刻的反省。读刘先生的回忆录，你会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生活得很认真、富有自我反思精神的人。

刘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是在我们的访谈交流中，他的同事们的共同看法。与我们交谈，刘先生从容自然、有问必答、简洁朴实，就像一位憨厚的老农，从不装腔作势、夸夸其谈。他的回忆录写成后，为了保存信史，他曾多方求证，认真听取当年的见证者、当事人的意见和建议。要讲清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会涉及某些当事人历史上的若干负面言行。每当此时，刘先生总要向当事人进一步求证。不用说，当事人一看到对自己的负面记述，内心自然是相当不快的。这个时候，刘先生就会耐心开导：“咱们姑且撇开自己的主观好恶，先看看当年的情况是否如此。”如果事实得到了确认，他会进一步与人家商量：“咱们一块儿琢磨琢磨，看看能否形成一个恰当的表述，既不违背历史事实，也不至于让您难堪。”当然，这种两全其美的事儿，并不总能如人所愿。于是，有的时候，刘先生不得不拱手致歉：“实在对不起，我只能秉笔直书了。”

同其他历史叙事一样，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义也是求真、存真。离开了真实，资治也好，育人也罢，必沦于虚妄。然而，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真，既受讲述者身处其中的社会、政治环境制约，也与讲述者的内在精神境界密切相关，绝非易事。讲述者的精神境界涉及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他讲述历史的动机与目的。在口述历史中，讲述者之所述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于是，为何去讲述自己的历史，就成了问题的关键。高明的口述者会把自己确立为反思的对象，通过反思自己及相关历史，为后人提供有益的鉴戒与启示。因此，他能够超然地面对自己和他人的过去，也能超越一己当下的利害得失而直面历史。与之相异，有的口述者则沉湎于过去的个人恩怨与利害计较；其所讲述，亦多为鸡撕猫咬的一堆历史鸡毛——剪不断，理还乱——真则真矣，却难有真实的历史启迪。有的口述者则借口述历史之名，行为己树碑立传之实，竭尽表扬与自我表扬之能事：能显示自己之“伟大”的，则大讲特讲，甚至不惜大肆夸张、歪曲真相；对于自己的缺点与失误，则竭力回避、掩盖，回避、掩盖不成则曲意回护、辩解；至于所述真与不真，并非他最为关心的事儿。还有一种口述者，虽无意于遮蔽历史真实，却过分关注当下的个人利害，过分畏惧于当下的某些社会情势，不敢充分展示历史真相。有一次，针对某位长者把口述史弄得像政府工作报告



告、不分主次地堆砌大事小情，且满纸自夸之言，吾曾为打油诗以谏之：“昨展吾老自述谱，斗胆坦言尽愚曲。政府报告王者事，细大不捐学者忌。自审其位平常人，何须自高教蹙眉？是非功过天地知，自卖自夸何所益？轻轻松松去远足，云卷云舒任去留。自自然然来谈天，花开花落有春秋。”虽极力进谏，但我深知，一个人的境界来自于长期修为，岂因一纸谏书就能羽化成仙？

在笔者的口述史访谈对象中，刘炳南先生属于少有的几位高明的口述者之一。他的高明，就在于他是一位生活得很认真、具有自我反思精神的人。刘先生能60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根本动力在于记录自己的言行举止，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以便自我改进。如果不是这样，他的日记可能早已中断了。他退休后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去写回忆录，后来又接受我们的口述史访谈，根本动机是在反思中叙述自己的历史，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为来者提供历史的鉴戒。所以，他会真诚反思自己工作上的失误，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例如，1965年初他担任山东煤矿学院采煤系政治輔導员期间，曾在“清理反动学生”过程中出现过失，伤害了有关学生。他在叙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这样写道：

青年学生的幼稚是不能责怪的，我们做学生工作的人，有责任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引导。可惜我当时没有那个水平，对于有些一时弄不清来龙去脉的言论，我带着一种宁“左”勿“右”，甚至于邀功的情绪，不加分析地向上汇报，是很不应该的。不过，我当时也确实没有想到它的后果是什么。等到学校决定要开除这些学生了，我感觉处分太重了，心头的压力很大；可是出于私心，我又不肯表明自己的观点，一错再错。我在采煤系是负责学生面上工作的。采煤系一共处理了几个“反动学生”，我现在记不清了。其中三个是我经办的，责任完全在我……

他们被定为“反动学生”，无情地被赶出了校门，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遭遇到不少磨难。我至今回想起来，心情都十分沉重。可能他们都会有上访的经历。我知道，有的还上告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毛主席那儿。

1965年4月28日，系党总支书记按上级的要求，要在总支委员会上对采煤系处理的学生进行一次复查，结论是“材料无误，处理偏严”。我那时为一种宁“左”勿“右”、很不冷静的情绪所控制，只考虑自己的威信，没有想一想开除会对这些学生的一生带来什么后果。我也完全同意党总支的意见。

第二天，院党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对全院强迫离校的学生进行复议，仍然都维持原决定；要学校收回成命是很丢面子的，在当时那个形势下，这个结果是必然的。

在采煤系，虽然我是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工作，但我是分管学生面上工作的，对此我深表愧疚。在这里，我向被错误处理的学生，特别是这三位同学，再次表示赔礼道歉……

回想那时我的工作，除了政治上有极“左”的情绪，还有不大重视学生业务学习的问题。……“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政治工作更是在岔道上开起了快车。不过，我也很快被打倒了。我的这一段政治辅导员工作，为我以后终生从教开了个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都成了我的宝贵财富，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一个生活潦草、缺乏反思精神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自己的失误，书写得如此详细而具体的。

刘炳南先生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教育事业，受完教育办教育，办完教育写教育。正如标题所示，其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以山东省的煤炭教育为中心，中国行业办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参与办理“七·二一工人大学”，到主持复建山东煤炭工业学校、担任一院（山东煤炭教育学院）二校（山东煤矿干部学校、泰安煤炭工业学校）校长，直至出任中国煤炭经济学院院长，他的办学经历为我们了解这二十余年里中国的行业办学和职业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既可以领略其间中国相关教育发展的背景与过程、挑战与机遇、困惑与难题，也可以深刻感受那位“宁肯累死、也不憋死”，“给一点儿阳光就灿烂”，被人送以“三皮干部”（“三皮”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雅号，在办学经费山穷水尽之时羡慕起当年的武训——“武训当年时运好，俩钱谁来踢一脚”（引自刘先生1981年春节写下的《校长过年》打油诗）——的办学人，在特定历史境遇中，为了办好自己的学校，左冲右突、拼搏挣扎的感人经历……

开始筹划这部口述史之时，我曾经拜读过刘先生那本130万言的回忆录。如今，这本以行业办学经历为主题的口述史著作，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出版环节、马上就要付印了。为了保证出版质量，我又用了几天时间，一口气把书稿读完了。我完全为书中的情节所吸引，欲罢而不能。其间，有好多次，我的眼眶里情不自禁地泛着感动的泪花，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才能继续下去……

我不敢宣称刘先生是位多么了不起的教育家，更不敢说这本书乃是当今校长们的必读书。但我坚信，正在认真做校长的人们读了这本书，一定会发自内心地说：刘炳南是以教育为生命，满腔热情、认认真真办教育的人；他讲述的历史故事是真实而



深沉的，能让我们对中国的教育和教育工作者多一点同情的理解，对中国教育的未来添一分历史责任与使命感。我们要感谢炳南先生的口述历史，感谢积极承担并完成这一口述史访谈的刘继青博士。

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炳南先生已至杖朝之年了。在先生面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后生晚辈，没有资格对先生的教育人生妄加评说。正是做高等教育口述史的机缘，让我得以亲近先生，能循着先生的脉搏，去感受新中国那段最为复杂多变的教育历史。从先生退休到现在，中国的教育又走过了二十年。刘先生当年办过的学校，在分分合合中，早已没有了原来的模样。我很想知道，如今学习和工作在以那些学校为前身的单位中人，读了刘先生的口述历史，将用何种眼光、以何种情怀，来审视当下的自己及其周边？

于述胜

2016年暑假前夕 记于北京师范大学

前言

我生于1937年农历3月23日。那时正是我国“两种命运的决战”就要拉开序幕的时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段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是与我的童年时代同行的，当然我不可能成为抗日勇士或建国功臣，可是那一个个发生在身边、又极不寻常的血与火的事件，把我这个从小命运多舛的孩子熏陶成了一个满怀革命的冲动、决心献身革命的红色少年。

战争结束了，革命并没有停止，一切都还在以革命的名义，不论是工作、学习还是日常生活。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要推动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神州大地到处是熊熊的革命烈焰，人人激情满怀，斗志昂扬，热火朝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一红色的巨流，在革命的烈火中经受着锻炼。难以承受的劳动、工作，无休止的“运动”、两次当“分子”的遭遇……在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中，我受到了难以言说的磨难，可我始终昂首向前，没有退缩，更没有颓唐。

革命烈火的淬炼使我成长了起来。接下来，我投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的大潮中。回忆这段往事，我惊讶于自己近乎痴迷的探索 and 追求，惊讶于自己关键时刻的顽强，惊讶于自己面临风险时的从容和淡定，也惊讶于自己一片好心提出的那些现在看来是幼稚甚至荒唐的主意。

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一个开拓的时代，一个中国崛起奋进的时代，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时代。千百年后人们仍然会赞颂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时代，我幸运地生在此时、长在此时、奉献在此时。我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从挖煤开始，一路奋斗，全身心地奉献，直到成长为大学校长，正厅级干部。我是幸运的。

我不过是这个大潮中的一粒沙，我没有机会参加两弹一星、三峡大坝之类的伟大工程，可是，我认为自己所为之奋斗、为之苦恼、为之流汗、为之流泪的事业，虽说微不足道，但也和那些大事同样是属于伟大的中华复兴事业的一部分，甚至和他们遇到了相似的困难，经历了相似的苦难，有相似的成功喜悦和激动。我的经历、所见所闻，可以说是多多少少反映这个伟大的潮流的一朵花；可以看到一个出身低微的普通人，在这个时代的巨流中的奋斗与拼搏，以及所走过的有时坚定、有时也是错乱和无奈的脚步；可以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经历，管窥这个时代的风貌，凡人琐事或许可以折射出只有这个时代才具有的奇异光彩。

每个人所走过的路都会千差万别，那理想、奋斗和欢乐、苦涩，也都会有别人所意想不到的内容和滋味。我想，只要是真实的，它就应该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让后来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办过一些这样的事，那些人还有着五花八门的面孔。

我想把历史的实情告诉大家。说实话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在涉及个人经历的时候，有的是主观上不愿意说，“家丑不可外扬”；有的是客观上说不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这里，我主观上想说实话，像一个公正的法官，无私地审视我一生的功过是非。对于讲述中所涉及的内容，我都认真参照我从1956年开始写的日记，那是几十年来，我耳闻目睹，所思、所想的真实记录。我像一个敬业的记者，努力真实地记述我亲身经历过或当事人告诉我的真实的事，像一帧帧老照片。不是吗？历史是由记忆组成的，记忆是由许多瞬间影像连缀的。

我是一个凡人，一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生活，经历和眼界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再说，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看问题都会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就是一天天日记的记述，也必然会对周围的事物有所取舍。虽然无意歪曲事实，其中的许多内容也难说就是准确的；尤其是对于别人不愿公开的事，我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涉及别人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是必须要做一些技术处理的，但绝不带着个人情感去改变事情的本来面貌；就是说，虽有难言之隐，绝不虚构情节。

我一生从事的事业都与煤炭行业有关，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煤炭教育岗位上。山东煤炭行业的职业教育，我全方位地经历了。在山东矿业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中，我也是一个重要角色。至于在煤炭系统存在了20年的“一院两校”，我不但是创始人，还担任了14年的院校长。有关共和国教育发展中行业办学的这些



历史，我是有发言权的。

我总觉得，我的一生虽然平凡但很充实。我的智商平平、学识浅薄、经历坎坷，可是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我都在充分利用上帝给我的时间认真地生活，力争一步步向上，尽管做了大量的无用功。做这些无用功，有些是由于我的无知，有些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逼着我做的。

耄耋之年，回忆往事，猛然回首，感慨万千。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碰到了许多好机遇，还遇到了一些好心人，使我这个寒微之人做了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我要向这些人表示敬意，特别是那几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我也是一个倒霉的人，一生辛劳，经历曲折，几番沉浮，吃了不少苦头。我也遇到了一些伪君子，特别是那些被“革命”扭曲了灵魂的人，明枪暗箭防不胜防，使我的心灵伤痕累累。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他们，他们使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见识，也使我的一生增添了许多光彩。

目 录

刘炳南◎口述
刘继青◎整理

第一章 早年岁月 // 1

- 一、我的故乡和童年 // 2
- 二、从小学到初中 // 4
- 三、无意中选择了一生的道路 // 5

第二章 北战南征做矿工 // 29

- 一、龙泉煤矿的“新工人” // 30
- 二、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南下干部” // 35

第三章 我戴上了山东煤矿学院的红校徽 // 47

- 一、短暂的辉煌 // 48
- 二、我经历的山东矿院的“教育革命” // 70

第四章 我开始在行业办“大学”“管”教育 // 177

- 一、我参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办学 // 178
- 二、在山东省煤炭局政工组 // 191

第五章 凤凰岭上十四年 // 209

- 一、山东煤校的复建 // 210
- 二、我要办好这所学校 // 217
- 三、辉煌与失落 // 269

第一章 早年岁月

一、我的故乡和童年

童年与家教

我这微不足道的生命历程，开始于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在山东省淄川县大荒地的煤矿工人工房内我出生了，那天是阴历的3月23日。我的父亲，当时在鲁大公司北大井当电气修理匠。

听母亲说，在我生下来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都是在“逃难”。年幼体弱的我，经不起颠沛流离，病得奄奄一息，差一点被扔在路上。逃来逃去没逃出日本人的魔爪，一家人又回到已被日本占领的老家——现在的山东省潍坊市坊子镇西边的那个小刘家庄。之后学过中医的爷爷带我们进了坊子镇，在二马路西边租了三间草房，开了一个名叫“天保堂”的药铺。

我的爷爷早年曾在外地教过书，在我没正式上学之前，爷爷已经在家教我认尺、认表、认秤，可就是不教我认钱，还教我《三字经》《百家姓》。

满六岁时爷爷就送我上学堂，去念“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那是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对入学的孩子要求也不高，只要能按老师说的数，从地上拾起几块粉笔头来就行。上学时爷爷给我立下的规矩是：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打架、不骂人；放学回家，要给在家的每一个大人鞠完躬后才能放下书包；出去玩要告诉大人，晚上只要电灯一亮就要跑回家。

进了学校的大门之后，我似乎不明白上学是怎么回事。老师在讲台上好像讲的是外国话，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想快点下课，好和小朋友们去玩。头几个月的考试我都是考的“不列等”。当一家人都说我笨的时候，只有爷爷并



不在意，只要求我以后要用心学。由于可以和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而且我渐渐感到老师说得很有趣味，我很快就喜欢上学了。

学徒生涯

日本人投降后，“国军”到来，坊子的天主教堂突然兴旺起来。那里来了几个洋人修女、神父。教堂为了教育教友的小孩，办了一个“崇光小学”，这小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班、三十几个学生。由于我爷爷是虔诚的信徒，当时虽已去世，还是荫佑我进了这所大家都以为很好的学校。学校里由一位很严厉的、穿灰色长袍的中国修女教念经，天天都要背经文，背不过手要挨板子。我当时学得很认真，会背很多经文。学生们，每个礼拜天早上要到教堂去做“弥撒”，下午还要去“降福”。

学校每星期一早上都要做“纪念周”，师生们整齐地站在一个大屋里，讲台上方的墙上正中挂着很大的蒋委员长的戎装画像，很是威武。两边挂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纪念周”的仪式十分严肃，第一项是唱国歌；第二项是读“总理遗嘱”，接着是静默三分钟；第三项是读“什么是之本”的建国十二条，大概是蒋委员长的训示。

爷爷过世后，我家只有父亲一人做工，家里的生活愈加窘迫。在一家小铁工厂当工人的堂叔，合计着在我家原来祖父开药铺的三间草房里，开个车子铺修自行车。经过一番筹备，1947年一开春，我们的“福兴车行”开业，叔叔当起了师父，要我跟着学。都说，兵荒马乱的上什么学，还不如早学上一门手艺好挣饭吃。

学修自行车，要先学补内带、换辐条等简单活，这都需要把车轮子的外带扒下来。我当时还不到12岁，手上没劲，常让车带咬住小指头，眼里含着泪还得使劲扒，学手艺就得吃点苦。那年头自行车不多，可修车子的人却不少，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

新中国成立后，叔叔很快就参加工作了。叔叔走了，车子铺里就剩我一个人，自然我就成了师傅。虽说挣钱不多，却是“福兴车行”的大掌柜，当时我才12岁。

二、从小学到初中

1948年4月，坊子解放不久，在我家斜对门的三马路小学开学了。学校改名叫“坊子中心小学”。

这个小学，有人说是1919年建校，有人说是1921年成立，反正是历史很久了。据说，学校成立之初，曾经叫“坊子模范小学”。后来也一直是坊子区小学中的名校。在国民党占据潍县时期，这所小学改名为“坊子第一中心小学”，还曾有过校歌。我至今还能记得的歌词有：“东临潍水卓立坊镇，庄严、雄伟、超群，坊子一中心。师生济济蓬勃朝气新……”

解放后，学校派老师到处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而且不收一切费用。学校有一位教语文的刘老师，修自行车时认识了我。几次来家里动员，说不要耽误了我的前途。家庭的负担虽然很重，母亲觉得老师说得有理，关了修车铺就让我去上学。我娘给我做了一件褂子套在破棉袄外边，还连夜给我赶了一双新鞋，背上书包，我也是学生了，而且上的是五年级。

开始，我觉得自己在班里可不是一般学生，我曾经自己挣饭吃。许多同学崇拜我，有的女生还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可是第一个月的考试成绩张榜了，我排在最后一名。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回家也觉得没脸，偷偷地哭了一场，哭得很伤心。怎么办？只有下力气努力呗。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一月比一月好，不久就戴上了红领巾，还当上了中队长，到学期末，我考了全班第一名。这个成绩我一直保持到小学毕业。

那时的我，应该说是个好孩子，似乎学校的校长、老师也都这样认为。特别是因为我有手艺，不但学校里的那两辆自行车我负责修理，我还用酒精灯烧了一个小玻璃球，放在马牌油的小铁筒里，再加上一个小镜子，做成了一架“显微镜”。它能把蚊子的翅膀放大得像蜻蜓的那样大，在一个展览会上为学校争了光。

1950年的冬天，我高小毕业，我是多么想继续上学，可是，我们母子五人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识字的母亲却是深明大义，还是支持我再上学，不过，一定要我考一个不要学费的学校。

这时坊子已经没有中学了，要上就要到潍坊城里。那时城里有三所中



学，一所公立的叫“山东省立潍坊中学”，两所私立的，叫“新青中学”“广文中学”。要想不交学费，只有上“省中”，据说很难考。反正只有一条路，只能去闯。

那时的学校是春季始业，过了年我就去报考。记得省立潍坊中学只收两个班100人，可参加考试的有全市城乡1177名考生。比如今考大学难多了。记得学校张榜的那一天，考生们都挤到校门口东边的墙跟前，去看那张红纸黑字写了被录取学生名单的榜，我也不例外。我找到自己的名字了，数了数，是第二十七名，我又有学上了。

三、无意中选择了一生的道路

困窘与机遇

虽然我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走进了山东省立潍坊中学，可是初中第一学期还没结束，我们母子五人的生活已经无法维持了。在潍坊城里只上了半年初中，我就“下海”了，为了帮助母亲，每次集市我都到四马路的破烂市去卖破烂。可是，一些好心的亲友都说我有才分，不上学太可惜了。要是能找一个不要学费、还管饭吃的学校就好了，可这样的好事哪里有呢？

正当我四顾茫然、走投无路的时候，机遇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世上竟然忽地冒出了一个不要学费还管饭的学校，“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到坊子煤矿来招生。他们开始只要煤矿职工子女，由于职工子女太少，后来扩大了范围，要从社会招收部分学生。煤矿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不大好，除了一些周围农村的孩子外，坊子镇上报名的只有我一个。

这所学校是初级职业学校，招高小毕业生，考试对我来说就驾轻就熟了。很快我就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当我高高兴兴地把通知书拿给我娘看的时候，她脸上的喜悦瞬间消失，沉默了好久，而后才木然地对我说：“咱娘儿们总不能在一个窝里憋死，你能出去就出去吧，家里怎么着你就别管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娘也没办法管你了。”

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悟到了一个道理：要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机遇、环